

The
Call
of
Earth

地球
的
呼唤



Orson Scott Card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仇春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Call
of
Earth

地球
的
呼唤



Orson Scott Card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仇春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CALL OF EARTH By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

1993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9-12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球的呼唤 /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著；仇春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33-3421-1

I. ①地… II. ①奥… ②仇…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8413 号



幻象文库

地球的呼唤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仇春卉 译

出版统筹：姜 淮

责任编辑：杨 猛

责任校对：刘 义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冷暖儿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马汝军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0.125

字 数：229千字

版 次：2019年5月第一版 2019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3421-1

定 价：4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引 言
3	第一章 背 叛
36	第二章 机 会
69	第三章 庇 护
111	第四章 妻 子
154	第五章 丈 夫
210	第六章 婚 礼
262	第七章 女 儿
308	尾 声
310	译名注释

引言

根据初始设计，和谐星球的主机是不应该直接干涉人类生活的。所以主机现在觉得非常困扰——为了拿到那个索引，它刚刚唆使年轻的纳飞杀了贾霸。可是如果没有索引的话，主机怎能返回地球呢？如果纳飞不杀贾霸的话，他又怎能拿到索引呢？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主机告诉自己，我老了。已经四千万年了，人类设计我的时候就没有预计会维持那么久。我怎么能够确定自己的判断正确与否呢？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决策而死了，而年轻的纳飞还在被负罪感折磨着，就是因为我逼他杀了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把索引带回兹维达洛，让我返回地球。

我真希望能够直接和地球守护者联络，希望它可以告诉我怎么做，这样我才能够重拾信心，而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每迈出一歩都顾虑重重，不知道我能力的衰退有没有影响自己的决策。

主机非常迫切需要和地球守护者沟通，可是它如果不回地球的话，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死循环：如果没有守护者的协助，主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可是为了找到守护者，它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

怎么办？怎么办？我需要智慧，谁能够引导我？我拥有人类望

尘莫及的知识，却要依靠人类的智慧来辅助我。

人类的智慧是否就足够了呢？人类的思维混沌却不乏闪光之处，远非电脑可比。人类仅凭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就可以做出最出乎意料的英明决策，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子能够用一些古怪而又不失真的方法把那些资讯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如此看来，从人类那里还是很有可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的。

当然，也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可是，尝试一下还是值得的……值得吗？

主机通过卫星把各种影像发送给那些最容易接收它信息的人，然后这些影像进入他们的记忆当中，迫使其大脑进行相应的思维活动，把这些影像整合起来进行理解和消化，最后形成各种光怪陆离而又影响深远的故事——梦。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或者几周内，这些梦会让他们获得一些领悟，建立某种联系；然后主机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制定策略，带领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一批，离开和谐星球，返回地球故乡。

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导、指引、塑造和保护他们；现在，到了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反过来教导、指引、塑造和保护我呢？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大概到了最后关头我还是需要依靠自己做决定，而我做出的决定肯定也是错的。可能我根本就不应该采取行动……不应该采取行动……不应该行动……不应该……

我必须采取行动。

等待。

等待。

继续等待……

第一章 背 叛

将军的梦

慕容复将军呻吟着从梦中醒来，汗湿衣衫。他睁开眼睛，伸出手摸索着。有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将军的手。

这是一只男人的手，裴洛度将军的手。裴洛度是慕容复将军最信任的左右手，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肝胆相照的兄弟。

“慕斯，你做梦了。”慕斯是他的昵称，也只有裴洛度才敢当面这样叫他。

“对，我刚才做梦了，很可怕的梦！”慕容复——慕斯回忆起梦境，还在不由自主地发抖。

“这个梦是什么预兆吗？”

“不知道，总之很可怕。”

“告诉我好吗？我懂得解梦。”

“对啊，你懂得解梦，就像你擅长哄女人。被你哄过的女人，都任你为所欲为。”

裴洛度笑了，一边笑还一边等。慕斯以前总是让裴洛度为自己解梦，可是这一次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把梦告诉裴洛度。“好吧，就告诉你吧。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旷野中，四周全是一些很恐

怖的会飞的怪物——它们身上有皮毛，所以不是鸟，可是比蝙蝠大很多——那些怪物在他头上不断转圈，不时俯冲下来碰他一下，而那人就站在那里毫不躲闪。每只怪物都碰过他一次，然后就飞走了，最后只剩下一只栖息在他的肩膀上。”

裴洛度说：“哦。”

“我还没说完。紧接着有很多巨大的老鼠从四周的地洞里涌出来，每只都有半个人那么高，至少一米长。然后它们都去碰他一下……”

“用什么碰？用牙，还是爪？”

“据我所知，它们是用鼻子去碰他。你别打断我。”

“对不起。”

“每一只老鼠都碰过他之后就走了。”

“只留下一只。”

“对，那只老鼠站在他的脚旁，你能想象那个情形。”

“然后呢？”

慕斯又抖了一下，因为接下来的场景是最可怕的。可是当他用语言将那个情景描述出来的时候，却不明白为什么可怕。“人。”

“人，也来碰他？”

“来……亲他，亲他的手，亲他的脚，似乎把他当作神一样去崇拜。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不仅仅亲那个人，还亲那个会飞的怪物和站在他脚边的硕鼠。”

“嗯……”裴洛度似乎有点担忧了。

“这……这梦有什么意思呢？是什么预兆吗？”

“很明显，你看到的这个人就是皇帝陛下。”有时候裴洛度的解梦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这一次慕斯很不情愿把皇帝和梦里这个人

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很明显呢？这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皇帝陛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能得到万民敬仰和世间万物崇拜的，除了皇帝陛下还有谁？”

慕斯无奈地耸了耸肩。裴洛度这次的解梦似乎不够细致准确，须知皇帝总自诩是一个伟大的猎人，动物又怎么会热爱他呢？当然了，他总是躲在他的皇家猎苑里面搞所谓的“狩猎”活动，里面的动物都被驯服了，见了人既不怕也不躲，同行的那些臣下总是大声呐喊却并不真的动手。所以皇帝可以在这场人兽竞技秀中尽情表演，肆无忌惮地用迅捷无伦的飞镖、势大力雄的标枪和嗜血无情的宝剑进行杀戮，不必担心被猎物伤害。如果这算是一种崇拜的话，如果这算是世间万物的话，那么你的确可以说世间万物和万民都崇拜皇帝……

裴洛度当然不知道慕斯心里在盘算什么；如果一个人很不幸竟敢腹诽皇帝陛下，那么他当然不会把那么巨大的一个负担压在好朋友的肩上。

于是裴洛度继续说下去：“至于这个崇拜皇帝陛下的场景，它本身倒不是什么预兆。不过这个场景让你觉得反感，把你吓得直逃……”

“他们在亲一只老鼠，老裴！还亲那只会飞的恶心东西……”

裴洛度不说话。慕容复的话音渐渐减弱，裴洛度还是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让我恶心的不是人们崇拜皇帝陛下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曾经拜伏在皇座跟前，深感天威浩荡；我并不觉得可怕，而是觉得……无上荣耀。”

裴洛度说：“话虽这样说，可是梦为心声，大概你需要驱除心魔了。”

“这个……说我梦见皇帝陛下的本来就是你。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别的——我不知道——或者是女皇城的元首？”

“因为那座悲惨的女皇城是被一群女人统治的。”

“那就不是女皇城好了。总之我觉得这个梦其实是关于……”

“关于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解梦。这样吧，我还是会驱除一下心魔，以防万一。”这意味着慕斯要去监军的帐中浪费好几个小时。虽然这个仪式非常冗长乏味，却是他军政生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稍有懈怠的话，关于他不敬神的流言就会传回孤威国的首都高卢。皇帝陛下龟缩在深宫里，专门收集这些流言，不时地陟罚臧否一下，必要时甚至会杀鸡儆猴。虽然慕斯很讨厌去监军的祭坛那儿，就像男孩子讨厌洗澡一样，可是算起来也是时候去一趟了。“老裴，你出去吧，我被你弄得很不爽。”

裴洛度跪倒在慕容复跟前，双手捧起他的右手。“请原谅我。”

慕斯立刻原谅了他，毕竟他们是朋友。当天上午，他们发兵攻打克兰米地区的几个村庄，杀了几个部落头人，附近所有村民马上宣誓永远效忠皇帝陛下。晚上慕容复将军去监军的圣坛驱除心魔的时候，监军看在他战功显赫的份儿上，忙不迭地宽恕了他。

女皇城，现实中

观众来自女皇城的各个角落，都是来给柔珂捧场的。在千呼万

唤之下，她终于缓缓走到台上，光彩照得观众们的脸上发亮。众乐手开始轻拨琴弦，吹响管乐，用轻柔的乐声为柔珂伴奏。从观众的表情看得出他们的期待：柔珂终于要开腔了。她最喜欢看观众们这一刻的表情，其喜爱程度更甚于看男人高潮来临时的样子，因为她知道，一个男人陶醉在欲望之中的时候不会管对象是谁，可是那些观众却是专门来捧她场的。他们来就是为了听柔珂那惊世骇俗的柔美女高音在悠扬乐声中飘荡，就像缤纷落英漂浮在潺潺流水之中。

可惜这一切都是柔珂想象出来的。她带着美好的愿望走上台，发现大部分观众都是男的，正在目不转睛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她的身材。柔珂又忍不住感叹：我真不该演出喜剧，我就应该坚持让观众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表演，就像他们对我姐姐莎芙那样。莎芙的声音又低又沉，像男人似的，比青蛙叫还难听，却被人奉若神明。那些观众无论男女，只要看着莎芙，他们脸上就呈现出一副纯美学的狂喜表情，从来不会对着她上下打量一番，也不会留意她身体在衣服下面是如何扭动的。当然了，有部分原因是莎芙太胖了，满身赘肉蠕动着，快要把戏服撑爆了，看见就不开胃，难怪他们听她唱歌的时候都闭上眼睛。

骗子，我真是个大骗子，连自言自语的时候也在撒谎。

耐心，要有耐心！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年轻是我的优势——我还不到十八岁，莎芙刚出道的时候也演喜剧演了好久嘛。

柔珂还记得她姐姐刚出道时跟她说过的话——那是两年多以前了，莎芙还没到十七岁——她老在吹嘘说她的粉丝有多热情，都喜欢闯进她的更衣室里来求爱，最后她不得不雇了一个保镖去赶跑最狂热的粉丝。莎芙那时候说过：“这一切都是关于上床。那些歌曲，那些戏剧，都和上床有关，那些观众做梦都在想着这事儿。不过你

要小心，别成了他们的梦中情人哦。”

姐姐这番话是金玉良言？才不是呢！越多人把你当作梦中情人，你的身价就越高。如果你够幸运成了天王巨星，你演出的门票上面根本不需要写上剧名，只要有你的名字、地点、日期、时间……成千上万人自然会涌过来。音乐响起，你出现在台上，那些观众注视你的时候，并不像一个快饿死的人盯着珍馐美馔那么饥渴，却更像一个已经升华了的灵魂实现了最崇高的理想后那么喜悦。

柔珂一上台观众席就响起了掌声，她大步走到她在舞台中的位置，转身面向观众，唱出一个颤抖的高音。

和她演对手戏的演员叫古亚，扮演一个老色鬼。他说：“你有毛病啊？我还没摸你呢，怎么就开始尖叫了？”

观众席只传来一阵奚落的笑声，远远不够理想，这出戏看来真的要砸了。柔珂也知道剧本从第一幕开始就有瑕疵，可还是想不到观众的笑声竟然如此零落，这下真完蛋了。看来用不了几天她又要开始排练另一出戏，背诵另外一套愚不可及的歌词，唱另外一段不堪入耳的旋律。

莎芙可以选她喜欢的曲子，好多作曲家排着队求她唱他们的作品。

莎芙不需要为了逗乐观众而糟蹋自己的声音。

柔珂唱道：“我没有尖叫……”

“你这就是在尖叫了嘛。”古亚一边说一边挨近柔珂，开始上下其手。他那沙哑的男低音在这个场景里听起来特别搞笑，观众被逗得直乐，这出戏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

“你怎么动手动脚啊……”柔珂唱出她的极限高音，声音飘扬在空中，好像一只美丽的大鸟展翅翱翔——可惜他们都不懂欣赏。

古亚做了一个鬼脸，把手从柔珂的胸前缩回去，她的声音瞬间降了两个八度。观众哄堂大笑，达到开幕以来的高潮，不过柔珂知道有一半观众其实是被古亚缩手转身时那个夸张的动作逗笑的。古亚其实是个很有功底的笑匠，可惜他这种小丑式的搞笑风格已经过时了。虽然他的演技随着年龄增长日臻化境，可是观众却已经改换门庭，转去给苦涩派硬喜剧捧场。这类讽刺剧来自新生代的暴力流作家，剧中总免不了打打杀杀，让观众在血腥中取乐。

演出在笑声中继续，这一幕结束时，掌声响起来，柔珂如释重负地快步离开舞台。可是她心中却有一丝失望，因为观众席中没有人叫她的名字，甚至连嘘声也没有。她还要熬多久才出头呢？

剧院老板涂曼努黑着脸说：“你唱得太唯美了，那个高音本来应该唱得像是你达到性高潮一样，而不是像只小鸟在叫。”

柔珂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行了吧。”她当面总是唯唯诺诺，背后则我行我素。如果她不能够在剧中偶尔露一下峥嵘，那还演出这种烂喜剧干吗？何况她这种演绎方式不也赚来很多笑声吗？凭什么说她唱得不对？涂曼努只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想把柔珂治得服服帖帖罢了。柔珂偏不买她的账，服服帖帖——那是小孩、丈夫和宠物的专利。

涂曼努再一次说：“别唱得像小鸟叫一样！”

“要是像达到性高潮的小鸟呢？”古亚紧跟着柔珂从舞台走出来。

柔珂哈哈大笑，涂曼努绷紧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涂曼努说：“阿珂，有一个人在等你呢。”

那是个男人，却不是柔珂的粉丝，否则他肯定会坐在观众席上看她表演。柔珂以前见过这人——对了，妈妈的那个“长期丈夫”

韦爵来访的时候，这人不时也跟着露一下面。他应该是韦爵的大管家吧？韦爵出远门的时候，就把奇花异草的生意交给他管理。这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一脸沉痛地说：“我是拉士葛。”

“哦？”

“我來是要传达一个沉痛的消息，令尊遇袭了，凶手非常残忍。”

这个消息真是……非同小可，柔珂有点糊涂了。

“他受伤了吗？”

“小姐，是致命伤。”

致命？好像……这个意思有点不妙。柔珂刨根问底道：“哦？嗯，你的意思是他……死了？”

拉士葛说：“他就在大街上遇袭，凶手简直是冷血。”

说真的，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事情也算不上意外——爸爸最近那么嚣张，派那么多面具恶男上街，把人人都吓个半死。可他总是那么强悍刚猛，很难想象有谁能够阻拦他哪怕那么一会儿，更别说永久性地……“他还能……康复吗？”

古亚一直在旁边听着，现在插嘴道：“小姐，这是一个死亡个案。通常来说，死人的康复前景都不会很乐观。”说完他咯咯地笑出声。

拉士葛骂道：“有什么好笑的！”说着狠狠地推了古亚一下，把他推得踉踉跄跄地跌开几步。

古亚说：“都什么世道！我们才演到一半，竟然有评论家跑来后台捣乱。”

柔珂说：“古亚，你快走开。”当初真不该和这老头上床，自从那次之后，古亚就老是要黏上来，摆出一副亲密爱人的架势。

拉士葛说：“现在你最好跟我走。”

柔珂说：“才不呢！为什么跟你走最好？”他当自己是谁啊？他又不是什么亲戚，柔珂这时候应该去妈妈那里才对。妈妈知道这消息了吗？“妈妈，她……”

“我当然第一时间通知你妈妈了，是她告诉我来这里找你的。现在很危险，我答应她要保护你的。”

柔珂知道他肯定在撒谎。她为什么要这个不认识的人来保护？要提防谁呢？不过贱男人都是用这种桥段：一个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怕，他们却硬说她需要保护。当他们说“保护”的时候，其实是说占有。即使柔珂想被某个男人占有，她也首先考虑她的丈夫，谁要这个糟老头子来多事！

“莎芙在哪儿？”

“我还没找到她。我还是觉得你必须跟我走。”

涂曼努终于插话了：“她哪儿也不能去！还有三幕没演，还包括高潮戏呢。”

拉士葛转头看着她，终于显现出一点霸气，而不像原来那么窝囊。他说：“她的父亲刚刚被杀害，你竟然还要她演完这出戏？”难道这人一直都有霸气，只是她到现在才留意？

柔珂说：“得有人通知莎芙。”

“我们正在四处找她。”

柔珂想：我们？谁是“我们”？不过没关系了，我知道她在哪儿，她经常瞒着她丈夫费雅思去一些秘密据点和情人约会，那些地方我都知道。莎芙和费雅思，就像柔珂与欧必忍，他们的婚姻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只是费雅思不像欧必忍那么甘之如饴。有些男人就是很爱……占地盘。可能也因为费雅思是一个科学家，对艺术一窍不通；而欧必忍好歹算是个搞艺术的，很了解艺术家的生活，

所以不会幻想柔珂会揪着那一纸婚约和他长相厮守。实际上欧必忍经常很豁达地拿自己的绿帽子开玩笑。

至于柔珂，她当然很懂分寸，从来不会在欧必忍面前提起她那些情人；至于欧必忍听到什么流言，那就无伤大雅了。每次他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柔珂只是摇摇头，说道：“小傻瓜，我只爱你一个人！”

很奇怪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并没有说谎。欧必忍其实是很讨人喜欢的，虽然他没有表演天分，可他总是给柔珂买礼物，还和她一起飞短流长，论尽城中八卦。难怪柔珂已经和他续约两次了——本来柔珂年纪轻轻，貌美如花，天下男子都能信手擒来，她竟然能够和第一任丈夫携手迈入婚姻的第三年，人们都惊叹她对爱情的忠贞。想当初柔珂和欧必忍结婚纯粹是为了讨好他的妈妈德琳阿姨，也就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可是后来柔珂就慢慢真心喜欢上欧必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非常美满幸福，因为柔珂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招蜂引蝶，不受干涉。

要是现在能撞破莎芙的好事，那可真是有趣得紧，柔珂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捉弄过姐姐了。这就去找莎芙，冲进她房间，看着她和一个汗流浹背的裸男缠在一起，然后告诉她爸爸死了。那男的听到这样的噩耗，慢慢意识到今晚的好事要被腰斩了，那脸越拉越长，可怜的家伙。

柔珂说：“我去告诉莎芙得了。”

拉士葛还在纠缠：“你得跟我走。”

涂曼努说：“你得留下来把戏演完。”

柔珂说：“其实你这出戏烂得像……像狗屎一样。”她用了她能想到的最恶毒的比喻。

涂曼努听得目瞪口呆，拉士葛也不禁脸红，而古亚则还是咯咯咯地笑道：“这比喻还挺有创意的。”

柔珂拍拍涂曼努的手臂，说道：“没关系的，我被炒鱿鱼了。”

涂曼努吼道：“我炒你炒定了！还有，如果你敢走的话，你以后就别想在演艺圈混了！”

拉士葛冷笑道：“她得到的那份遗产足够把你的小剧场连同你的老母亲也买下来。”

涂曼努很挑衅地说：“噢，是吧？那她爸是谁？那么厉害呀？不会是贾霸吧？”

拉士葛很惊奇地反问：“你不知道吗？”

原来涂曼努真的不知道。柔珂想了一下，意识到她从来没有和涂曼努提起过自己爸爸是谁。如此说来，柔珂并没有依靠爸爸的名声去捞好处，也就是说，她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多棒啊！

涂曼努说：“我只知道她是著名歌星莎芙的妹妹，否则我怎么会请她？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她们俩的爸爸竟然是同一个人。”

柔珂听了顿时火冒三丈，可是她强忍着怒火，不动声色。暴跳如雷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她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都不知道会做出什么蠢事。

柔珂说：“我一定要去找莎芙。”

“不行……”拉士葛一边说着一边就伸手来抓柔珂的手臂。他本来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可是柔珂突然提起膝盖狠狠地撞向他胯下，拉士葛本来就不是很高大，这下竟然被撞得飞起来，后面的话也噎回去了。其实柔珂并不是有心撞他的，更加没想那么用力。作为一个喜剧女演员，她当然受过防狼训练，专门对付那些胡搅蛮缠的狂